

第15次全体代表大会合影 1956.1.5

沧

桑

务

川

民间记忆中的地方历史
私人著述中的人生世态

王明析 主編



务川文史资料第十四辑·特刊

沧桑务川

CANGSANGWUCHUAN

王明析 主编

政协务川自治县宣教文史委

务川文史资料第十四辑·特刊

《沧桑务川》编委会

主 任：谢启华

副 主 任：王明析

编 委：申修文 陈 瑕 田茂富

申 明 孙唯勋 邹利华

主 编：王明析

副 主 编：邹利华

审 校：王明析 邹利华

沧桑务川

编辑出版：政协务川自治县宣教文史委

开 本：787×1092mm 1/16

电子邮箱：wczx5621252@163.com

电 话：0852-5624343

印 数：1-1000 册

字 数：450 千字

出版时间：2011 年 9 月

印 刷：遵义康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工 本 费：30.00 元

黔新出 2011 年一次性内资准字（遵义市 2011）第 020 号

往事难以如烟

王明析

打捞民间记忆是本书的编纂初衷，也是要旨。

民间是一种客观存在。民间记忆的珍贵在于它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真实影像，弥补正史有意无意的疏忽或者说屏蔽。本书所选的文章叙事都很私人化，民间记忆的色彩很强。民间记忆中的历史与正史相比，有时可能会显得比较纷繁芜杂，但这种表面的纷繁芜杂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对历史真相的一种秉笔直书。作为一种广义的文史资料，本书收录了个人著述、专题回忆、旧文辑录等。它们回顾历史的视角不同，落笔各有侧重，但记载的都是个人亲历，都是对沧桑务川历史的回望。

正视历史在很多时候都需要一种勇气，不敢正视自己曾经的历史是可悲的。而真正的历史其构成一定有很深重的民间记忆刻痕，那些不太为正史所重视的最原始的民间档案，某种意义上其实最能毕现历史的真相和本质；也不乏深刻的现实意义。本书以“时代档案”和“民间语文”等栏目的方式推出的一组“文革”时期的传单、会议记录、各种通告与信函、检讨与交代等，都不是单纯孤立的文本；哪怕微小到只是一则请假条，都是一个时代的备忘录。从这些最原始的档案资料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普通人在特殊环境下是怎样幼稚或发疯，也可以看到冠冕堂皇的政治运动是怎样在系统地、体制性地剥夺人的尊严和最基本的生活权利。如果稍加思考，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貌似正确崇高，实则虚伪可疑的东西至今仍广泛而顽固地或隐或显地笼罩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深深影响着我们很多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势。所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很多篇章都还远远不是“故纸堆”，或者一页页泛黄的历史文档资料。

关注历史的要害之一是关注人，尤其是普通人。因为完整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是一统天下的宏大叙事。《我的一生》是一个世纪老人的传略，但也是一个大时代的备忘录。它在记叙一个旧式知识分子让人歆歔感叹的心路历程时，写人叙事惜墨如金，偶有所叹又让人顿生世事沧桑的感慨。一段既往的历史有可供醒世

的作用，我们就没有理由让它湮灭在岁月的荒郊蔓野。这个 93 岁的老人在提笔撰写自己近一个世纪的前尘往事时，笔端难免出现一些激愤的词句。但无论他在文中因人即事抒发了怎样的感情，只要读到他在文末最后几句归纳性感慨，我想普通读者都会对他有一种由衷的尊敬。

由于政协编辑出版文史资料不是以很主流的“宣传报道”为宗旨，而是着眼于“存史资政、团结育人”这一首要目的，所以本书有针对性地选用了一些特殊题材的回忆性文章。其中不少文章所叙之事，没有相关经历的人可能以为是作者的杜撰，但这些折射了时代风云变幻的沉痛文字，恰恰是当事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亲身经历。

本辑文史资料作为“特刊”，编者尝试编入了一组诗文，意在对地方风物文化的一种缅怀。今天的时尚是弃旧图新，但“新”是不是就一定比“旧”要好呢？也许时间会最终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地方的文化记忆与“旧”的联系（例如旧城镇、旧村寨、旧民居、旧民俗等）可谓千丝万缕。当“旧”完全消逝于时空，文化记忆的丧失就很难说是杞人忧天。理想的生活，需要衣食住行都富足舒适；但精神的丰富充实肯定要重于吃喝玩乐，这就很明显有赖于文化记忆的源远流长。也许这种难以为外人道的记忆是一种很微妙的惆怅，不是什么人都能体味和理解，因为它除了需要时间外，还要具备一定的生活阅历与思想意识。所以，本书特意选录几篇有味道的诗文，也有立此存照的意思。

2011 年 8 月 9 日再改于遵义

目录

王明析 往事难以如烟

文化·往事留痕

邝成大 那些年的戏剧演出 / 1

张大愚 边邑文体忆 / 3

申尚柔 回忆解放初期务川中学的校园生活 / 9

田景康 我在务川中学上初中时的情景漫忆 / 13

肖红 创办鹿池五七中学的难忘岁月 / 19

涂文友 农村教书琐记 / 24

戴绍康 回忆文革中的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 30

严华萍 难忘《铁姑娘找水》 / 35

陈立生 《水库民兵》报办报情况简介 / 37

梁文珊 曾经的辉煌——关于《山乡》的随笔 / 40

罗来江 一鸣惊人——简忆率仡佬族代表队出席第三届中国艺术节 / 48

王成林 北京少代会之行 / 56

杨雄 法国“唢呐音乐节”始末日记 / 65

邹利华 仡佬族祭天朝祖大典全纪实 / 70

衣食·百姓人生

谢启华 公粮往事 / 75

谢启华 催公粮 / 81

李维生 生猪上调的历史过程 / 89

雷崇明 农胜纪事 / 92

王 远 留在湘黔铁路的那段记忆 / 99

卢汝明 难忘长坪岁月 / 106

军旅·烽火岁月

李玉芳 中国远征军战士李玉芳的回忆 / 109

傅定权 强渡临津江前后 / 114

刘登旺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西山口战斗见闻 / 119

何定元 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点滴回忆 / 122

杨立新 当兵的日子 / 126

山乡·青春忆旧

潘辛毅 高高的新青岭——鹿坪公社知青林场忆旧 / 134

曹晓科 丰乐知青与丰乐宣传队旧事散忆 / 146

申辽原 六峒岭上的那些往事 / 153

喻莉娟 六峒岭上的青春汇聚——砚山茶场知青生活散记 / 159

申辽原 老场长 / 164

吴桂英 有个地方叫砚山 / 167

王明析 插队琐忆 / 169

王 远 大山深处惜华年 / 183

历史·沧桑回眸

申 勉 我的一生 / 190

关 电 坎坷人生路 报效祖国心 / 230

王光诩 历荆棘坦荡无悔 / 235

王永奇 我所经历的务川反右派斗争 / 255

向朝斌 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 262

向朝斌 从青岩到三江——回忆我的劳教生涯 / 264

王 朴 我的父亲王道 / 276

附：王道诗选 / 282

- 孙定康 那些年，在务川 / 283
- 龚泽荣 丰乐区文革亲历记 / 293
- 田景康 简述我所经历的砚山文化大革命 / 309
- 龚泽荣 我所知道的“破四旧”和“红海洋”运动 / 315
- 王 远 回忆父亲王昭福 / 318
- 万晓承 回忆父亲万德升 / 323
- 蒋智尧 铭记影响我苦思进取的两位良师 / 327
- 陈伯权 王大周先生事略 / 330

见证·时代档案

- 参加一九六六年四月专区教育工作会议主要材料 / 334
- 1966年务川一中会议记录十则 / 349
- 1967年2月22日在务川邮电局与杨效义的对话 / 388
- 出席贵阳红代会代表的材料 / 395
- 务川县医院“3·10”夺权的经过及我们的看法 / 400
- 务川一中高二班王月丰之材料 / 407
- 剥去伪装见实情——《十字口事件》真象（相） / 411
- 关于务川一中所谓杀派究竟是怎样组成的 / 414
- 原则地斗争 胜利地反击——彻底粉碎务川“一·二五”的翻案妖风 / 423

记忆·民间语文

- 请假条两则 / 426
- 一封具有时代特色的信 / 428
- 自我检查 / 432
- 学习小结 / 435
- 给务川一中革命师生的一封公开信 / 440
- 务川一中成立十七年来谁统治着学校？ / 442
- 务川县革命造反派临时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令 / 444
- 务川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公告 / 449
- 给务川县“四·九”革命派战友及革命同志的一封信 / 455

务川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通告 / 461

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大会方块队伍行进口号 / 463

文苑·桑梓情怀

王明析 我苍白温暖的少年时代 / 465

唐 时 小城印象 / 480

司马玉琴 村子里的物事 / 487

柳 木 我的求学生涯 / 490

田 渊 务 川 (组诗选五) / 493

杨 芳 洪渡河·务川 (组诗选二) / 495

黄曙荣 旧体诗五首 / 497

编 后 / 498

历史·沧桑回眸

申 勉 我的一生 / 190

关 电 坎坷人生路 报效祖国心 / 230

王光瑞 历朝朝思暮无悔 / 235

王永奇 我所经历的务川反右斗争 / 244

向朝斌 我是怎样失去爱情的 / 254

向朝斌 从青石滩三江——

王 朴 我的父亲——

那些年的戏剧演出

邝成大

在务川众多戏剧艺术和民间艺术中，历史悠久的戏剧便是“傩堂戏”。到清光绪年间，川剧及“打围鼓”开始在县境广为流传。民国时期，京剧、话剧、文明戏也十分盛行。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至务川解放前的十几年间，戏剧、话剧、歌剧的演出，又有一番出色的表现。如话剧《木兰从军》、《捉汉奸》就是为了配合宣传抗日而演出的，还引起了轰动。当时，不少外出求学的有志青年，学成回乡，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又多在教育界工作。这期间先后排练演出了《苏武牧羊》、《桃李春风》、《阿Q正传》、《小放牛》等十多部戏剧，令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开眼界，同时也在老师和学生中培养了一批业余演员。

由于当时环境、条件的限制，所有演出都是因陋就简，道具当然不是真刀真枪，但有些道具确实是真家伙，如马是真马、羊是真羊。演出场地多在罗峰书院的礼堂。礼堂高出下面的石院坝约三尺多，观众看演出时有的自带板凳，散场时自备亮稿、火把照明。在礼堂前面的正中，吊一盏点煤油的气灯，当年算是最高档豪华的照明，把整个场地照得通亮。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含进退场）中，气灯中途要放下来打一次气。舞台前沿放一排钉得很牢实的挡板，内侧安放脚灯，脚灯是用土碗装桐油加灯芯照明，点亮时，一股股黑烟直往上冲。一些娃儿为了看得真切，拿个小凳站在舞台前观看。在脚灯的亮光中，只见一溜小圆脑袋瓜在专心看演出。待



务川傩堂戏。

一场戏演完，这些娃儿从小凳上下来，回过头去找大人时，顿时把在场的人吓得大叫一声“妈呀！”，接着又是一阵大笑。只见这些娃儿的整个脸被脚灯熏得像烧柴火的锅底一样黑，只有眼睛和牙齿有点白，大人们急忙各自带回家清洗去了。

演出《木兰从军》时，演到花木兰凯旋归来一幕，后台响起豪壮的伴唱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花木兰骑着马上场亮相，一身戎装，手执马鞭，戴头盔著马靴，十分英武靓丽。坐骑也经过精心打扮。只是那匹马在不宽的舞台上绕了几个圈之后，就突然狂躁起来，把马蹄踏得舞台得得地响，前脚猛地抬起扬着头嘶嘶的叫开来（据内行人说，这是骑马时小圈子绕多了，马要发“猫儿毛”，即发脾气），吓得剧组的人急忙上前拉住马匹，幸亏这位女演员平时骑过马，死死抓紧缰绳才没有从马背上掉下来。可这马也不给面子，临牵下台还拉了几大坨马粪才离开，引来观众一阵善意的笑声。

又一次，演出《苏武牧羊》。当剧情进入高潮，苏武白须白发，反披羊皮袄子，手执牧羊鞭，带着七八只白山羊上场（务川不养绵羊，观众理解）。随着音乐伴奏，这时苏武和幕后的伴唱缓缓唱起悲怆的“苏武牧羊北海边，冰天又雪地……”，天上开始飘起雪花，而且越来越大。忽然间，台上台下的人都发觉不对劲，雪花怎么会这样呛人？遂不停地咳嗽打喷嚏。苏武也唱不下去，羊儿也跑散了，还拉了一地的羊屎豆。还是导演发现问题，大声对舞台上空搭有木板的地方大喊“停！停！停！不要撒石灰面！”不一会，呛人的石灰面散去后，乐曲再起，重新演唱直至剧终。事后才弄清楚，这个失误是负责效果的人造成的。据他讲，起初也是按导演的安排剪碎纸花，因剪刀实在不快，手都打起血泡，才剪不多几捧。想到肯定不够用，就临时找了半簸箕石灰面代替，没想到造成这个意外。因是业余演出，大家热心参与，又不取分文，怎好责怪谁呢，导演反倒安慰他几句了事。

【此文系笔者从未发的小说《童年趣事》中抽出改写。故事是朋友龚伦在二十多年前提供的，他摆起龙门阵来有声有色，风趣幽默，令人难忘。从演剧的时间推算，当时他大约七八岁吧，说不定这些掌故是他亲身经历的。他不幸在1991年6月病故，享年57岁。惋惜之至！笔者特在此向龚伦君深表谢意。祝他在天堂里过着快乐无忧的生活！】

2011. 04. 28

边邑文体忆

张大愚

初到务川

务川县是贵州省与四川省接壤的边陲地带。虽置县始于隋朝，解放初期县城都濡镇的主街道不过三、四百米。虽然偏僻，但文化底蕴十分深厚。

一九五一年末，我和妻万卉芬同志在湄潭县委组织部，在“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最光荣”的思想影响下，放弃南上省城，选择了北下支边、援务的土改之路。一九五二年元旦抵达务川县城。在县政府院内，首先耀入眼帘的是“光光二同志”一幅大红对联，遇上了财政科长银光与高德光同志的大喜日子。那时我们还不认识。后来银光同志任政府秘书、副县长，我们就更接近了。他调遵义行署任农业科长，我为胞妹治耳（重听）病，还得到他们的关照和帮助。借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一到务川即去组织部，交介绍信给刘保仲干事时，要求去乐居、焦坝（当时的疟疾区）。第二天却通知去砚山烟灯村，接替病危土改组长×××的工作。继续完成后半期土改任务。一九五二年春节，我们土改工作组用伙食费杀猪过年。初一那天，几个男同志爬上青岩，见一户千棵柱头落地的茅舍，我们在门外喊：“老乡！”一个女声答道：“没有人。”我们感到奇怪，明明有人答话，怎么说没有人呢？推开栅门一看，在熊熊的火坑旁，有一赤身抱着玉米壳掩着身体的妇女。向她问寒问暖才知：她家夫妻二人，只有一条裤子，男的穿去打圪莧去了，她不便见客才答没有人。可见解放前，务川人民的苦难啊！

一九五二年三月，县里召开干部大会，总结一期、部署二期土改工作。我被调县人民政府民政科任科员。当时县人民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文教）、建设四个科。政府秘书室、民政、教育、建设科住二堂，财政科住大堂，还有税务局住街上。

民政科副科长黄琦是西进干部，后换本地开明人士、建设科科长申尚贤任科

长。申原是教科科长，景剑峰从遵义来任教科科长，申才调建设科的。申尚贤是曾在北京大学旁听几年，很有见地的知识分子，也是很有事业心的中层领导干部。解放前就在贵阳、务川等地中学任教。

一九五二年，县直机关成立团总支委员会，我是政府团支部的书记，被选为总支副书记，书记是团县委副书记吴正乾兼任，他经常下乡。总支工作由我主持。那几年发展了几十个团员，都是我主持总支委员会讨论、签名吸收的。

由于民政科管人事工作，申科长把丰富机关干部文娱生活放在心上，灌入我耳，指导我开展机关文体活动。我以民政科、团总支工作人员的身份开始动员、邀请青年同志在政府大礼堂学练交际舞之类。

在回忆记述县直机关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之前，也应交待一件既有关也无关的事。我从离开湄潭的一九五一年末开始写日记，记下生活、工作、心得和身边事物之实及评说。应该说有关文体活动，特别是我参与的，一定有所记载。我记日记的初衷也是想积累一些素材，退休后写点什么。遗憾的是文革中，造反派为了打倒我，要找所谓钢鞭材料。多次来我家中，收缴了我的全部日记，还断章取义的出了“钢鞭”：张某“反动日记”若干则。文革以后，我多次索取无果。如果在的话，要我写这篇回忆，不仅快且绝对更全面更真实。但现在只能尽力找到在遵老艺友、老同志如田茂贤、冯传浩、付尔光、铁芝玉等，用互相提示回忆或电话上请求提供有关记忆，勉力浅述如下。

关于体育活动方面

申科长首先看重的是扩建县政府大院后面的那块设有两个篮球场及沙坑的操场，计划在现有的基础上，向西挖平两台各一米左右高的田块，扩展一倍多。他鼓励我先担此任。经县领导批准后，请建设科唐忠彦用水平仪抬水平，找政府管理员吴祖田帮忙打下填土的高低桩，计算出挖、运、填的土方量，再按机关、单位、学校的人数落实任务。我们用福利费购买簸箕、铁锹，开展工余的义务劳动。开工时自带锄头、扁担、推车之类，大家干得很欢。我既是单位挖方的战斗员，也是工地的指挥员和鼓动宣传员。县政委孙克同志在百忙中也来参加义务劳动。在我借以宣传鼓动下，不仅孙政委担着簸箕如赛跑，更是鼓励了全场劳动者干得热火朝天。没有几个义务劳动日，就完成操场的扩建任务。一个下雨天，申科长从乡下回机关，我陪着他去检验，积水不多，也就是说基本平整。他很高兴，更对我加以赞扬；我也称赞他领导有方，互相吹捧一番。

体育场设有四个篮球场及排球、羽毛球场和田赛的沙坑等，还有四道二百米的跑道。不仅为体育活动扩展了场地，更是为召开运动会打下了基础。

后来政府在体育场东筑的坛上，建起司令台。群众大会都在这里召开。

那时县里的篮球活动很普及，大一点的单位或系统都有篮球队。我们人委（县人民政府改为县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球队取名为五星队，我是5号。当时友谊对抗之类赛事频频，往往未下班之前，还得派人先去占场地。排球、羽毛球、跳高、跳远、单杠、双杠等都有人锻炼。撑杆跳，高汉孙重阳，可算是务川第一人。后来，他从粮食部门调到了县体委工作。

县体委建立之先，由民政科、教育科的科长为主要组织者，办了两次有球类、田径之类赛事的运动会。我为他们跑腿助力，向他们学习筹划、组织之类的工作。

县体委成立后，有了运动器材，有专人组织、管理，体育活动更是正规化、日常化了。一九五六年七月，我们人委机关的五星体协，出席了务川县第一次运动大会，还荣获田径、乒乓球冠军及接力赛亚军锦旗。大跃进中，各级都在召开体育运动大会。务川选拔运动员组队，出席专区运动大会。我参加县选拔，列为成员。那时实行军事化，县的代表队为连的建制，我被任命为务川县体育运动连的连长，县体委的朱××同志为指导员，率队出席遵义专区第一届体育运动会。这次运动会由地委副书记陈斌挂帅，结束时，我去宾馆请来陈书记，在运动场与务川队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这次运动会上，专区选拔有一定成绩及培养前途的各项运动员，组成遵义专区优秀运动员集训营，训练出席省运动会的运动员。我们务川有×人被选入。我进入国防三连，参加小口径步枪训练，并获得国家小口径步枪一级运动员、二



县人委机关五星体协出席务川县第一次运动大会留影。后排左二为徐加杰，左四为本文作者，左五王光谔，左六孙重阳；前排右二毕大芳，右三万琼莲，右四陈国贤，右五陈庆梅。其余记不清了。

级裁判员的证书，成为地区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贵州省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虽射击成绩不赖，但未获得名次。省运会结束后，地区体委选留了部分运动员组成专业队。务川的学生刘小宁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成为专区体委的干部。我也是被选留对象，因工作需要县委把我要回县了。

关于戏剧演出方面



《抓壮丁》演职人员合影于1962年1月。

先是组织春节的演出，后来又涉及话剧、歌剧、曲艺等。开始，大的剧目先由民政科、团总支准备，后改由文化馆牵头。排练演出都在文化馆礼堂舞台上。副馆长朱祥明就是大后勤，冯传浩、王同亮任馆长时，还自发开展编剧活动。舞台布景和美术制作等，由擅书法的杨志伦和邝成大大包下了，一般的小道具、服装则由演员自己解决。

当时，有些中、小剧目是由党政机关和单位自己组织排演的，特别是活报剧。在开展大的中心工作时，按其宣传要点编成活报剧，赶场天在大街上宣传演出。如实行《兵役法》时，人委机关就以青年义务服兵役的条款，编成活报

县城南头，有一栋临近解放时修建尚未完工的文化宫。解放后成为电影院。其中大礼堂就是看电影的场地，也是我们排练演出之所在。后来成立文化馆，也是在这栋建筑中。县直机关有了这个文娱活动基地，文娱活动开展得更活跃。特别是春节期间，更是好戏连台，文化生活极为丰富多彩。

一九五三年初，我提任民政科副科长，申尚贤科长更是鼓动、指导我开始参与戏剧方面的活动。首



县人委机关活报剧出演归来。



本场演员：少校(张大愚)、少尉(朱祥明)、女秘书(刘光宗)、特务(王光诩)。



本场演员：少校(张大愚)、少尉(朱祥明)、教授(王道)、太太(陈国贤)。

剧演出。这种宣传的效果很好。

初期的剧由申尚贤、景剑锋导演，他们很谦虚。特别是申，他主张集体导演，一则集思广益，二则培养后继。剧务主任由我担任，为此，我还订阅了好像是由老舍主编的《剧本》月刊，不仅从中选适宜剧目，更是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剧务主任最难的是组织演员按时到场排练，因为大家都是有工作任务的干部。我们虽然在排练戏剧，但还得深夜加班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成立人事科后，我不担任团的工作了。但文化馆及团组织还邀请我做导演之类和他们同乐，故而我成了“十处打锣九处在”的文艺爱好者。据在遵义能够联系上的老艺友、老同志共同回忆，当年演出的剧目和部分参加演出者有：《白毛女》(吴珍、铁芝芳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王光诩、何志纯等)、《八一风暴》(王登科、申尚柔、肖应钦、成荣相、张大愚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钱科棋、詹叶庆等)、《抓壮丁》(申映渠、田茂贤、汪采禄、周祖强等)、《南瓜苦》(田茂贤等)、《夺印》(付尔光、邹书林、申茂堂等)、《三月三日》(徐行仁等)、《向北方》(陈俊华、付尔光等)、《碰巧的事》(王道、王光诩、周仁敬、陈国贤、刘光忠等)、《三套黄牛一套马》(韩××、张大愚等)、《二人转》(陈官富等)，还有《路》、《南征北战》、《夫妻观灯》等。

在演出的这些剧目中，最成功的要算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了。说它成功有两点：一是不仅各区请去演出，在小县城上演十几场，都是座无虚席，甚至爆满；二是部分演员成为群众打趣的对象。如王大爷(张大愚饰)、潘驼背(江映涛饰)、卢队长(吕华饰)、三嫂子(邓锡莲饰)等，群众见了，都不叫本人姓名，而以剧中人名成为爱称。就是现在，我也常遇到“王大爷来啦！”的逗趣。

由于爱好戏剧的同志增多，积极性高涨，当时在县城还形成了戏剧热。党政机关、单位都自然形成自编、自演、自导的班子，自发的写了不少剧本。如张大愚执笔创作与付尔光合作的《南瓜苦》、文化馆杨志伦写的小剧《只差一点》等。

这些作品出来后，文化馆不仅组织研讨评论，有的还被排练搬上舞台。

这里还想叙述一下演职员的情怀。一次，应濯水区的邀请去演出，那天大雪纷飞，路与土一片白色，某些地段实难准确地看清路面。因

时间已定，区里已搭起舞台，并通知各乡组织人观看等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所以再冷、再困难都得按时出发。那时县里只有两部货车，演职员不畏严寒挤在一辆车箱里。我在驾驶室，双眼盯着窗外的茫茫雪地，与驾驶员周师傅共同辨认道路，小心翼翼地前进。傍晚，在一转弯上坡地段，前轮竟开下土里。大家虽很吃惊，但无一怨言。由于路险，晚点到达，观众仍然热情不减，演职人员更是边布景边化妆，轮流吃饭，抢时演出。

再叙演戏演到一起成为伉俪的美事。税务局的干部王光诒和人委打字员陈国贤本来就是很匹配的，但平时接触少，缺乏了解。选定独幕多场话剧《碰巧的事》时，我动员二人和我们一起排练。因为接触机会较多，二人逐渐建立感情，终于结为伉俪。结婚时我赠送了一件小巧精致的礼物——座式可旋转、两面玻璃的相架。一面嵌他们的结婚照，一面嵌我祝贺他们“碰巧”而结良缘的诗。这个剧，也把我和他们“碰”成了同志加朋友。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我在中南政法干校学习期间，光诒是唯一和我保持通信的挚友。他受挫期间，我和他们仍然保持友谊。



王光诒、陈国贤
1957年新婚留影。

2011. 06